

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American Hegemony under Trump Administration

呂光耀 (Kuang-Yao Lu)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摘 要

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吉爾平(Robert Gilpin)等指出，國際社會存在霸權，有助制定國際互動的規範，藉提供「公共財」(public goods)，維持世界政、經及安全體系穩定。美國自二戰以來，一直在國際上扮演主導強權角色。2017年1月川普主政後，轉而強調「美國優先」，不願承擔較多的國際義務與責任，未發揮霸權應有穩定與主導作用。本文檢視「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主要論點及相關評論，歸納霸權之責任，檢證美國總統川普就任後重要外交安全作為，分析美國霸權角色相較於歐巴馬政府之轉變與影響。

關鍵詞：霸權穩定、公共財、金德伯格陷阱

Abstract

Charles Kindleberger and Robert Gilpin, pointed out that the existence of hegemon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n help to lay down the norms of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and provide “public good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ies of world politics, economy and security system. Since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 global leading power. However, after Trump came to power in January 2017, he turned to emphasize “America First” and has been unwilling to assum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the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role that a hegemon is supposed to pla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ajor arguments and comments of the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thereby comes to an induc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that a hegemon should have, as well as use them to inspect the important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onduc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an accou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mpact of the hegemonic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Hegemonic Stability, Public Goods, Kindleberger's Trap

壹、前 言

「霸權穩定論」(the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係國際關係學者研究國際衝突與合作或國際秩序的重要理論，該理論由自由派國際經濟學者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

於20世紀70年代首先提出，是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個分支。新自由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為該理論奠定基礎，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學者克拉斯納(Stephen Krasner)予以補充，強調霸權國家在確保國際秩序同時，亦有助實現自身利益。70年代後期，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吉爾平(Robert Gilpin)、伍爾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等新現實主義學者將該理論擴充到軍事、安全等領域，強調霸權國的存在有利於國際體系的穩定，霸權國家實力越強大，國際政、經秩序相對穩定。若霸權國家衰弱，則國際秩序隨之動盪。¹至此，「霸權穩定論」成為兼具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內涵之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首強，但1970年代中葉之後，美國國力在沉重外債與軍費支出壓力下，出現衰弱之勢，以致「霸權穩定論」一度於1980年代被國際關係學者認為過時，但後冷戰時期美國國力重新崛起，展現其身為全球唯一超強在國際事務的獨特地位，該理論又重獲重視。²對美國而言，「霸權穩定論」提供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理論基礎，以及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導，其論述的國際體系情境，以及大國行為

的規律與預測，成為觀察全球政經結構權力分配變化的重要指標。³

本質上，「霸權穩定論」用於解釋美國之全球主導地位，亦與「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相應。美國各時期領導人皆以不同方式詮釋例外主義，藉以合理化其特定政策作為；⁴美國自立國至今，一直自認為是獨特的文明體，與其他國家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此即美國例外主義。例外主義形成政治及民族認同，主張美國人是上帝的選民，生活在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是自由燈塔及民主堡壘，肩負向外散播自由價值與民主制度之使命，由此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一個鮮明特點。⁵換言之，美國的獨特性，結合其世界首強的綜合國力，使其在二戰後扮演捍衛自由民主、維持全球政經秩序穩定的霸權角色，透過承擔巨大責任及提供「公共財」，換取及贏得他國之配合與尊重。只是，美國這樣的地位與角色，在川普主政後開始出現轉變，產生一定之衝擊與影響。

本文的目的在於說明「霸權穩定論」的主要論點與相關評論，據以歸納霸權應有之角色、責任與功能，以美國總統川普2017年1月就任後之重要外交安全作為舉例，與歐

1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03年），頁380-381。

2 宋學文，〈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2期，2004年3、4月，頁172。

3 賴榮偉，〈霸權穩定論與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7卷第2期，2003年6月，頁88。

4 Siobhán McEvoy-Levy,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Public Diploma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23.

5 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Ideals versus American Institu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7, No.1 (1982), pp. 1-37; Joseph Lepgold and Timothy McKeown, "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xception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0, No.3 (1995), pp. 369-384; James Chace, "The Dilemmas of the City upon a Hill,"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14, No.1 (1997), pp. 105-107.

巴馬政府略作比較，檢視美國霸權角色之轉變與影響。研究初步發現，川普總統主政迄今，強調「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以及實現「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初衷不變，做法上要求盟邦分擔安全防衛責任，強調與各國經貿往來須公平互惠，不能占美國便宜。外交上則既要增進美國影響力，又不願承擔較多的多邊組織義務與責任，背離「霸權穩定論」者主張霸權應有的穩定與主導作用，與歐巴馬政府偏向自由主義色彩、注重溝通協調、從後方領導(Leading from Behind)的執政風格顯著不同。目前雖難看出川普強勢作為對美國霸權影響力之顯著衝擊，若長此以往，則各國疑慮與尋求自保或聯合制衡美國之勢恐難以避免，美國霸權地位將遭受更大挑戰。證諸川普於2017年12月18日揭槩任內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告，明白指出川普政府將奉行「有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透過「保護美國本土」、「促進美國繁榮」、「藉實力謀取和平」、「增進美國影響力」等作為，⁶實現其「讓美國再度偉大」願景，顯然更傾向凸顯「霸權穩定論」之現實主義色彩；相對而言，有關自由主義之組成內涵，包括溝通、

合作與互賴等，則遭到忽視甚至反駁。

貳、「霸權穩定論」要點與評析

一、霸權的概念與內涵

在論及「霸權穩定論」代表學者及其理論內涵前，首先對「霸權」一詞提出簡單界定。霸權一詞來自于古希臘文之ἡγεμών與ἡγεμονία，其義為引領(guide)、統治者(ruler)、領導者(leader)，具很強的領導意涵，⁷意謂由準獨立政治單位所構成之聯盟所形成的一種共識型領導(consensual form of leadership within an alliance of quasi-independent political units)，涉及領導、正當性、權威與應允(consent)，而非僅依恃武力或強制力的支配(domination)。⁸強調領導意涵的霸權具有4種意涵，一是在某種競逐中拔得頭籌；二是擁有某種群體內其他成員欠缺的能力、服務或功能；三是領導者能夠影響他人之行動或意見，以致能對群體提供集體方向；最後則是意謂一個典範或足資仿效的模式。⁹整體而言，霸權意指國際體系的超級強國，雖不一定能支配體系內所有事務，但握有主導議題設定、結合組織能力，以及維繫制度運作優勢，並藉以獲得利益。¹⁰

對「霸權穩定論」相關學者而言，霸權

6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6日)

7 Benedetto Fontana, "The Concept of Hegemony in Gramsci," in Mark Haugaard and Howard H. Lentner, ed., *Hegemony and Power: Consensus and Coercio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6), p. 24.

8 Philip G. Cerny, "Dilemmas of Operationalizing Hegemony," in Mark Haugaard and Howard H. Lentner, ed., *Hegemony and Power: Consensus and Coercio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06), p. 68.

9 David P. Rapkin, "World Leadership," in George Modelskin, ed., *Exploring Long Cycles* (London: Francis Pinter, 1987), pp. 131-132.

10 賴榮偉，〈霸權穩定論與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7卷第2期，2003年6月，頁91。

意指一國有足夠的軍事與經濟力量，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並操縱國際體系的運作；在經濟領域即意味對物質資源的控制。¹¹ 此外，霸權在很大程度上將自身規則及願望，施加於經濟、政治、外交甚至於文化領域；¹² 一個單一強國控制及支配國際體系內的弱國，只是相對而非完全控制；¹³ 霸權國的實力為系統穩定提供保證，為弱小國家提供安全和財產保護；¹⁴ 霸權國家存在對穩定國際經濟秩序、發展國際公益是必要；¹⁵ 重點是在研究權力的分配與國際經濟行為特點之間的關係。¹⁶

二、「霸權穩定論」要點

(一)霸權的經濟穩定功能與角色

首提「霸權穩定論」的學者金德伯格透過對1929-1939年經濟大蕭條的觀察，認為其影響之所以如此深遠，主要肇因於英國無力(inability)且美國無意(unwillingness)承擔維持世界經濟秩序穩定的責任，特別是在維持

開放市場、提供「反週期」(counter-cyclical)長期借貸、危機時幫債務國減債等三方面。他認為，世界經濟體系是不穩定的，除非有國家願意發揮穩定作用。例如英國從1873年至1913年透過「反週期」長期貸款，維持國外貸款(foreign lending)與國內投資(domestic investment)平衡，協助穩定世界經濟體系。他指出，英國在1931年時已失去領導能力，至1933年倫敦世界經濟會議(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英國已明顯拒絕世界領導角色，轉而讓美國主導全球議程；當時羅斯福總統主政下的美國亦不願挹注資金，即使各國提出發展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多項提議，但美國均以戰爭呆帳(unpaid war debts)和「中止協議」(Standstill Agreement)¹⁷過多，導致美國損失為由，加以否決。直到1942年才開始準備「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¹⁸和有限減債(limited discounting)計畫，逐步承擔穩定世界經濟角色與責任。¹⁹

11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2.

1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World Economy: The State, the Movement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8.

1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28-29.

14 Ibid, p. 144.

15 Stefano Guzzini, "Robert Keohane: The Realist Quest",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æver, e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ters in the Making*, p. 134.

16 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Boston: The MIT Press, 1999), p. 21.

17 「中止協議」(Standstill Agreement)是一種反收購策略，指目標公司與潛在收購者達成協議，收購者在一段時間內不再增持目標公司的股票，如需出售這些股票，目標公司有優先購買的選擇。請參見《MBA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中止協議>>（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7日）

18 布列敦森林體系是1944年7月至1973年間，世界上多數國家加入以美元作為國際貨幣中心的貨幣體系。請參見邱奕宏，「ブレトンウッズ体制と中国の国家戦略から分析する AIIB の国際金融ガバナンスへの挑戦」，問題と研究，第45巻2号，2016年4・5・6月，中文版本，頁4。摘自<https://chiouyihung.files.wordpress.com/2017/04/e982b1e5a595e5ae8f_e5be9ee4b8ade59c8be79a84e59c8be5aeb6e688b0e795a5e58886e69e90e4ba9ee68a95e8a18ce5b08de585a8e79083e98791e89e8de6b2bb.pdf>（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9日）

19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 291-294.

換言之，金德伯格分析1930年代英國與美國的作為後，認為世界經濟運作需要穩定者，全球經濟領導者可透過提供國際公共財，促成全球經濟的發展與穩定。金德伯格亦指出，當所有國家轉而保護各自本國利益，全球公共利益就會江河日下，進而傷害到各國利益。他將霸權國角色型態分為「仁慈」(benevolent)的霸權與「強制性」(coercive)的霸權：前者藉由提供公共財，例如國際援助、財政支持、核武保護傘等，擔負維持國際秩序穩定的責任，且不要求其他國家共同負擔成本。換言之，其他國家得以搭霸權國的「便車」(free riding)；後者則是透過嚴厲的手段與自利考量，尋求權力與利益的極大化。雖然提供公共財，但主要著眼提升自身利益，透過自身的優勢力量，強制要求其他國家做出貢獻，一起承擔公共財的成本。²⁰

(二)霸權穩定意涵之擴大與延伸

雖然霸權一詞有深刻的領導意涵，但是霸權定義從金德伯格提出的全球經濟穩定者(stabilizer)概念出發，吉爾平則將其轉換為掌控全球相對權力優勢的強者。吉爾平認為，國家都在追求擴張，透過征服土地以增進經濟、安全與其他利益，進而拓展其影響力及掌控全球經濟。他指出，在互賴全球市場經濟下，霸權是政治上最有權力及經

濟上最有效率的國家，並運用擁有的資源及權力優勢地位，建立符合其利益的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與規範，提供包括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穩定國際通貨及國際安全等公共財。對吉爾平而言，霸權是全球競爭下的自然產物。²¹

此外，吉爾平亦指出，開放與自由的世界經濟，需要霸權或主宰強權(hegemonic or dominant power)維繫，不表示沒有霸權，國際經濟就無法存在或運作。而是主張「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必須有霸權存在，才能繁榮與充分發展。此外，霸權必須信守自由主義的價值，否則可能發展成帝國體系，在政治和經濟上限制實力較弱的國家。而且，霸權國有責任確保開放貿易體系的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提供與貨幣穩定，且必須防止欺騙與搭便車行為，執行自由經濟規則，鼓勵他國分擔體系維護的代價。主要經濟強權亦必須支持自由的體系，因為霸權只能鼓勵但無法強迫其他強權遵守開放的世界經濟規則。若其他國家認為霸權國採取自利行為，違背該等國家的政經利益，霸權體系就會大幅削弱。²²

吉爾平認為，霸權國的根本利益在於維繫其權力地位與體系穩定，但基於歷史經驗，霸權國不可能長存，其原因包括：第一，經濟優勢是霸權地位的根源，該優勢有

20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p. 305;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No. 2, June 1981, pp. 242-259.

21 陳欣之，〈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權威起伏〉，《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1期，2010年3月，頁59-63；吉爾平(Robert Gilpin)著，楊光宇等譯，《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臺北：桂冠，1994年)，頁82-90；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129.

22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2-75.

賴於經濟自我改造及對全球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但此創新和適應能力難以長期擁有；其次，霸權國提供公共財的成本與收益成反比，經濟上逐漸無力負擔；第三，國際體系「搭便車者」造成霸權國經濟成本負擔與信心受挫，漸感到不耐與失望，導致逐漸喪失管理體系的意志與動力。²³

(三)對霸權興衰與循環之探討

莫德斯基發展「長週期論」(Long Cycles)關注全球領導國與領導地位興衰，認為戰爭既是世界霸權興衰不斷循環的必要條件，也是週期性轉變的結果。全球政治體系(global political system)需要領導以維繫體系運作，領導的5項作用分別是議題形塑(agenda formation)、動員(mobilization)、決策(decision-making)、行政(administration)與創新(innovation)。議題形塑旨在明確全球議題並決定其優先性；動員則在創造聯盟，做為全球秩序基礎結構與施展全球領導的基本構成；決策的形式是戰爭，戰爭結束後則決定全球體系未來方向；行政在於國際秩序的執行，大部分與國際經濟秩序有關；創新則代表不同領導國家在前述作用的差異。但莫德斯基認為決定全球領導地位仍以物質權力為主要基礎，包括有利的地理條件、有凝聚力且開放的社會、領先的經濟、具全球伸展能量的政治與戰略組織。換言之，長週期論相信擁有物質權力優勢，就能以強制力取得領導地位。²⁴

週期理論相信霸權國家和挑戰國家

的交替出現，和相互衝突是國際體系變動的必然結果，也是國際政治體系變動的內在動力。一國霸權建立後，國際體系處於穩定時期；挑戰國家出現後，雙方爭奪霸權的戰爭不可避免，國際政治體系重回無序和混亂。其次，低強度與高強度衝突交替產生，與國際體系的有序或混亂，以及霸權國家或挑戰國家是否出現，有密切的關係。新霸權國家即將出現時，國際衝突強度增；霸權國家鞏固地位後，挑戰國家尚未出現，國際衝突少，強度較低。第三，世界經濟對國際政治進程週期性規律的影響有限。儘管兩者之間有相應之處，但國際政治進程不決定於經濟，國際政治仍是國際體系變革的主要推力。不過，前述論點無法解釋冷戰後時期的總體穩定現象，主要因為冷戰前後的轉變，並未伴隨大國之間的衝突，且俄、中、日、德、美等大國的興衰變化迅速，加上冷戰後衝突根源不限於意識形態，呈現分散化趨勢，而影響冷戰後國際政治進程的重要因素，包括科學技術快速發展與經濟整合等，抑制大國的摩擦與衝突。²⁵

(四)超越物質優勢的觀點

前述吉爾平和莫德斯基對霸權角色及作用的看法，被基歐漢稱之為基本能力模式(basic force model)的霸權界定，亦即相信霸權必須控制原料、資本來源與市場，具備生產高附加價值貨物的相對競爭力；擁有物質能力相對優勢的國家，自然就產生向外施展權力的效果，建立起國際體系霸業，形塑國

2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p. 159-185；樊勇明，〈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政策〉，《現代國際關係》（北京市），第9期，2000年，頁21-22。

24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p. 13-15, 220-225.

25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03年），頁390-392。

際秩序。此派論點多集中在解釋秩序的出現與解體，但較少提及霸權秩序的維繫；基歐漢認為霸業是一種情境狀態(situation)，在此狀態中，某國權力大到足以維持國家互動關係的關鍵規則，國際秩序維繫在於國際成員間的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規則(rules)以及制度(institutions)，物質權力分配變化與制度的變遷不一定有其因果關係，單純運用權力分配，亦無法解釋霸權衰落與國際制度仍持續運作之間的矛盾。²⁶

基歐漢批評「霸權穩定論」有關物質優勢能確保國際秩序穩定與有效領導的論點，認為霸權具有獨特的地位，為其夥伴國提供領導，且必須在制度上投入資源，以確保其偏好的規則，能夠導引其他國家的行為，換取服從的回報；霸權沒有其他國家一定程度之同意，不能制定與執行規則。換言之，成功霸權領導需依賴某種型的非對稱合作，以及具備一定的正當性。進言之，美國若要延續與鞏固其霸權地位，必須在政治外交、國防軍事及經濟等傳統霸權核心元素外，融入更多的「軟實力」(soft power)。如民主、人權及自由之精神，並在國際事務運作機制上推動更廣泛的多邊主義，才能確保霸權優勢；²⁷美國學者奈伊(Joseph Nye)、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亦持類似觀點，認為

霸權可能運用較少強制力與較和善方式，以更互惠、共識與制度化的關係，建立其他種類的霸權統治模式。²⁸另一位學者克拉斯納則認為「潛在經濟實力」是維護國際規則，特別是國際經濟規則的主要因素。軍事力量並非改變其他國家經濟政策的有效工具，也無法有效運用對付中等國家。²⁹

(五)對霸權穩定之信奉與質疑

伍爾弗斯是美國霸權穩定的堅定支持者，他提出3個論點。首先，他認為冷戰後國際體系確實是單極體系(The system is unambiguously unipolar)，美國享有相對於次強國家的大幅優勢，甚至超越過去200年來所有強權的總和；美國也是現代國際關係史上，首個擁有各種權力組成優勢的國家，包括經濟、軍事、科技、地緣政治等，是史無前例質與量的權力集中。其次，他認為單極體系傾向和平(The current unipolar is prone to peace)，美國權力優勢意味著沒有其他國家有力對抗美國，亦不致與美國為敵，單極減少其他強權之間的安全競爭。之前國際體系霸權爭奪領導地位的衝突來源不復存在。美國身為體系領導者，有其途徑與動機維持重要的安全機構，以緩和地方安全衝突，並管控其他強權之間代價不斐的競爭。在此情況下，當次級國家(second-tier states)認為權力平

26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 44.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77-100.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 46.

27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 46.

28 Joseph S. Nye, Jr.著，林添貴譯，《美國世紀的終結？》(*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臺北市：麥田出版，2015)，頁179-183。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6.

29 Stephen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April 1976, pp. 322-323.

衡的代價太高，將選擇扈從(bandwagon)單極強權。第三，當前的單極既和平又持久(The current unipolar is not only peaceful but durable)，且若美國不犯錯，單極體系延續的時間將可媲美兩極體系。³⁰

中國大陸學者王義桅、唐小松則從演化的觀點，提出國際秩序理論經歷從霸權穩定論到機制穩定論，再到單極穩定論的3次超越，並提出對霸權穩定論的質疑。首先，他們認為傳統霸權穩定論建立在強制的權力基礎上，但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容易因非霸權國家的抵制和反對而瓦解。其次，隨著經濟全球化、冷戰結束、各國相互依存增加，只有確立合理的國際關係規則和規範化國家行為準則，有效加以貫徹，才能建立較穩定的國際秩序。第三，由於西方世界基於傳統實力優勢，在機制建構和運作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國際機制並未徹底走出西方強權法則，亦未真正建立在協商和平等基礎上。冷戰結束後，在世界秩序是單權或多極的爭辯中，伍爾弗斯提出其單極穩定論，其邏輯為單極是穩定的，為維護單極採取的一切手段(包括戰爭)有利於維持穩定，因而是合法的，單極穩定論是一種危險的理論，也是「美國例外主義」的反映和冷戰後美國世界地位的折射。³¹整體而言，霸權穩定論的主要論述包括公共財(public goods)、搭便車者(free rider)、權力體系中權力與系統(power and system)關

係等核心內容。³²

三、對「霸權穩定論」之評析

(一)「霸權穩定論」的解釋力與不足之處

霸權穩定論從經濟角度逐漸擴展到安全、文化範疇，衍生霸權定義、霸權輪替、霸權轉移等探討，凸顯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學者均認為霸權存在與否及其扮演角色。影響國際體系與關係互動甚鉅，著重該理論之探究，亦凸顯該理論對於國際政治權力分配與運作仍具相當解釋力。不過，各學者基於不同觀察與關注角度，亦產生不同的論述特點，既發揮補充與強化理論的作用，有助提出該理論仍待商榷與不足之處。例如，吉爾平、克拉斯納等「霸權穩定論」者對於霸權、準霸權與非霸權相關力量的分布，以及英國霸權時間的劃分不夠精確。吉爾平認為英國霸權之巔始於1849年，也就是法國失敗、維也納協調以及英國海軍力量強盛時期。但克拉斯納認為1960年代的英國雖維護開放的貿易體系，但仍處於準霸權時期，兩者認知有明顯落差。³³

再如，霸權穩定論未考慮非霸權國的動機和力量。若非霸權國實力與霸權國相差無幾，且具強烈維持現有開放體系意願，則國際衝突可能性小；反之，若非霸權認為維持現狀不能滿足自身利益需求，就會反對霸權。第一種狀況說明維持霸權力量很強，非霸權國家聯合支援霸權體系及相應之國際

30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Summer 1999, pp. 7-8.

31 王義桅、唐小松，〈從霸權穩定論到單極穩定論〉，《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0年第9期，頁16-19。

32 胡敏遠，〈美國在六方會談的角色分析：霸權穩定論觀點〉，《國防雜誌》，第21卷第1期，2006年，頁34-35。

33 Timothy Mckeown,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the 19th Century Tariff Level in Europe", in Benjamin Cohen, e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 86.

制度；第二種情況則說明沒有充分力量維持霸權體系，非霸權國家聯合加速霸權國的衰亡。此外，「霸權穩定論」實質上是一種強權說，「公共財」和「搭便車」論點掩蓋大國剝削弱國和小國的現實，無法說明若霸權存在有利於小國享受公益，為何國際上仍出現弱者越弱、強者越強之現象。換言之，霸權體系只適用於西方俱樂部各成員國，霸權地位只是在強國和大國之間交替。³⁴

亦有論者指出，「公共財」概念存在一些特性，一是反映「共享」特質，意味國際體系成員均能從公共財中獲益；但霸權機制主要是「剝削」，利益並非「共享」，而是重新分配。即便附屬國認為「搭便車」是其享受之公共財，霸權國仍會制訂規則鼓勵其他國家擔負義務和責任，為霸權體系服務。其次，在霸權體系中，只有選擇性提供公共財，才能避免無功受祿的「搭便車」行為，霸權國可以迫使其他國家提供公共財，設法只讓有貢獻的國家享有。再者，同盟國之間的集體行動與國際合作並非不可行，強調自利霸權穩定論對此無法提供合理解釋。換言之，霸權穩定論是一種特殊案例，運用時應特別小心。³⁵

另外，「霸權穩定論」認為霸權國實力愈強，國際體系愈穩定，國際衝突愈少，亦與二戰後的事實發展不符。二戰後，美國開始處於霸權地位，特別是1946至1955年間，美國國力處於相對最強盛時期，但國際衝突並未下降，雖未爆發全球大戰，但國際

衝突此起彼伏，在1954至1994的40年內，共發生269次國際衝突，2,180萬人死於戰亂。³⁶學者孟特羅(Nuno Monteiro)挑戰伍爾佛斯的單極和平觀點，指出冷戰結束後20年，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並不和平。曾先後介入1991年的科威特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換言之，冷戰結束後約22年間，美國有13年處於戰爭狀態；從另一個角度看，冷戰後20年，占美國全部歷史不到10%的時間，卻占美國全部戰爭時間的25%以上。³⁷

另一位學者連恩(Christopher Layne)也質疑單極體系(Unipolarity)以及「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他指出，2007年秋季國際金融危機後，國際單極體系已不復存在；美國面對中共、印度、俄國等崛起強權的外在挑戰，以及債務、赤字、美元不確定的未來等內部隱憂，導致美國衰退及「美國治世」的終結。衰退美國，將無法如霸權穩定論者所言，提供軍事穩定與經濟公共財，也無法透過組織、規則或規範的制定，提早防範美國單極地位喪失後的影響力衰退，進而維繫二戰後的國際秩序，理由有三：一是軍事及經濟實力與威望及軟實力息息相關，若美國失去霸權地位，其領導改革國際秩序的權威將遭受質疑；其次，美國亦缺乏必要的經濟實力，提供重振國際秩序所需的公共財；第三，美國實力衰退後，中共及其他崛起強權或區域強權，將伺機重塑符合其國家利益、規範或價值的國際體系。換言之，美國必須

34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03年），頁387。

35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85, p. 588.

36 Charles Kegley and Gregory Raymond, *A Multipolar Peace?* (St. Martin's Press, 1994), p. 25.

37 Nuno Monteiro, "Unrest Assured: 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 3 (Winter 2011/12), p. 11.

面對現實，及早應對。³⁸

我國與中國大陸學者亦指出「霸權穩定論」的侷限，包括從其他國家的角度看，霸權國家似乎會對國家主權構成危害，例如美國對他國實施經濟制裁。³⁹此外，正當性是構成霸權治理權威的重要部分，霸權需說服其從屬國家，使其認為霸權的領導地位是可接受的或可取的，而非僅以力服人。⁴⁰再者，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霸權輪替」說產生於傳統的權力概念。但根據制度變遷理論，近代以來只有英國式霸權而不存在霸權輪替問題。⁴¹總體而言，「霸權穩定論」對現今國際政經體系，仍具相當解釋力。但可從3方面加以補充：首先，國際公共財的供給，並非霸權國專有權力；維繫國際政經秩序的意願，才是其中關鍵；其次，國際公共財的供給國，沒有意識型態限制，只要恪守市場經濟規範、不傷害受援國的治理品質即可；第三，霸權國提供國際公共財，都不是純利他考量，而是政治精算的結果。⁴²

主張霸權穩定或單極和平的學者則

提出反駁。學者貝克里(Michael Beckley)比較美國與中共的經濟、軍事與科技能力後指出，中共在本世紀內仍難以超越美國，主張美國衰退者(declinism)可能導致兩大危險：一是造成貿易衝突與移民限制，影響美國從自由貿易與人員流通獲得的利益；二是造成錯誤外交決策，包括因擔憂喪失機會之窗而莽動，或是減少外交投入(retrenchment)，其後果都不堪設想(potentially disastrous)。美國霸權地位仍無國能敵，需要好的戰略以運用權力，而非自我退縮。⁴³布魯克斯(Stephen Brooks)和伍爾佛斯亦持類似觀點，指出雖然中共崛起，但美國主導的「一超」國際體系不變，讓中共成為潛在強權，使國際體系由1+X向1+1+X轉變。⁴⁴奈伊亦指出，美國雖有債務、中學教育、政治僵局等問題，並非無法解決；美國需要在他國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的世局中，提出新的戰略。無論如何，21世紀不會成為「後美國世界」(post-American world)。⁴⁵

(二)霸權的實力、責任與功能

38 Christopher Layne, "This Time It's Real: The End of Unipolarity and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March 2012), pp. 205-212.

39 胡祖慶，《國際關係》（臺北：雙葉，2003年），頁82-83。

40 陳欣之，〈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權威起伏〉，《問題與研究》，2006年3月，第49卷第1期，頁68-69。

41 楊光斌，〈400年霸權還是週期性霸權——質疑霸權輪替說〉，《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2006年第2期，頁1。

42 郭建中、王國臣，〈誰是搭便車者？以霸權穩定論檢證中美外援對跨國直接投資政治風險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第34卷第1期，2016年，頁82。

43 Michael 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Winter 2011/12), pp. 77-78.

44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3 (Winter 2015/16), p. 53.

45 Joseph S. Nye, J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Not Be a "Post-American"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March 2012), p. 217.

前述學者對霸權或單極體系是否仍存在或穩定的看法不同，但其共同點是承認「實力」(power)為霸權必要條件，只是對「硬實力」(hard power)或「軟實力」(soft power)的偏好或比例不同。例如，金德伯格著重霸權提供公共財以穩定世界經濟的角色與作用，但亦注意到「無條件」與「有條件」的差異，而有「仁慈」與「強制性」霸權之分；吉爾平則強調霸權必要性及其政治與經濟權力，但亦指出信守自由主義價值與責任分擔的概念，認為霸權在沉重責任與壓力下，難以長存；伍爾弗斯則堅信美國霸權是穩定、和平與長久的。另一方面，基歐漢、奈伊、艾肯伯里等學者則著重霸權秩序的維繫，指出成功的霸權領導需融入更多的「軟實力」，依賴某種型式的非對稱合作，推動更廣泛多邊主義，以具備一定正當性，確保霸權優勢。

綜合前述「霸權穩定論」理論要點與評述，可從霸權應具備實力、承擔責任與發揮功能等面向，歸納出霸權的理想圖像。首先，就實力面而言，霸權無疑必須具備足夠軍事與經濟「硬實力」，方能有能力提供公共財讓他國共享，以利將自身規則及願望，施加於經濟、政治、外交甚至於文化領域，進而影響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行為，藉以獲得領導地位與利益。

但霸權實力只是基本客觀條件，本文重點不在討論霸權實力的消長，但認同貝克里、奈伊等學者觀點，亦即中共挑戰美國

霸權地位的相對實力雖有提升，但就其絕對實力而言，仍難以撼動美國自二戰結束後，所建立起的優勢地位。故另一影響的關鍵，就在於「軟實力」及其相關的領導力與正當性，這正是川普主政後對美國霸權帶來的最大轉變。合理上，正面、積極的霸權應是結合及適當發揮軟、硬實力的「仁霸」，亦即從責任面與功能面而言，霸權應是以硬實力為基礎，發揮基於正當性與說服力的領導功能，既有強制作用，但亦包含應允、穩定、責任的價值與典範。透過公利、利他的設計、過程與規則，達到自利、維持自身地位與影響力的效果，如表1所示。換言之，若霸權只一味強調實力與利益，而忽略相對領導責任、義務與功能，只能說是不完整、甚至是自負的霸權，則他國一旦實力崛起，試圖挑戰既有霸權的動機與意圖，就自不待言。近年國關及戰略學界熱烈討論美、中權力競逐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⁴⁶即是基於此種背景之產物，川普的主政則更激化此種論辯。

參、川普主政下美國霸權角色轉變與影響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12年發表一份有關2030年的報告，指出美國將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但不會是霸主；單極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美國不會和過去一樣強大。⁴⁷但無論如何，未來美國霸業的消長，以及美國如何施展其霸

46 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解釋西元前5世紀雅典和斯巴達發生戰爭原因，在於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及其對斯巴達造成之恐懼。「修昔底德陷阱」意指新崛起的大國必然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亦必然回應其威脅，導致戰爭不可避免。請參見蔡翠紅，〈中美關係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話語〉，《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3期，頁13-31。

表1 霸權應具備實力、責任與功能

面 向	內 涵
實 力 面	1.有足夠的軍事與經濟力量，能控制物質資源，結合組織能力，以及維繫制度運作。 2.能將自身規則及願望，施加於經濟、政治、外交甚至於文化領域，發揮群體內其他成員欠缺的能力、服務或功能，進而影響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藉以獲得利益。
責 任 面	1.霸權涉及領導、正當性、權威與應允，而非僅依恃武力或強制力的支配。 2.霸權必須信守自由主義的價值，否則可能發展成帝國體系，在政治和經濟上限制實力較弱的國家。 3.霸權國有責任確保開放貿易體系與貨幣穩定，且必須防止欺騙與搭便車行為，執行自由經濟規則，鼓勵他國分擔體系維護的代價。
功 能 面	1.為夥伴國提供領導，引領群體的集體方向，在制度上投入資源，成為足資仿效的模式或典範，強化正當性，換取服從的回報。 2.運用擁有的資源及權力優勢地位，建立符合其利益的國際制度與規範，提供國際建制、穩定的國際通貨及國際安全等公共財，促成全球的發展與穩定。 3.發揮議題設定、動員、決策、管理、創新等功能。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歸納。

權治理的相關舉措，攸關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動，以及各國之發展前景。⁴⁸ 2017年1月美國總統川普主政後，全球正經歷此種轉變與衝擊。

在前述看法中，川普較傾向金德柏格所謂「強制霸權」，亦即透過嚴厲的手段與自利考量，尋求權力與利益的極大化，主要著眼於提升自身利益，透過自身的優勢力量，強制要求其他國家做出貢獻，一起承擔公共財的成本。但霸權不僅強調實力，更具備「近悅遠來」的「仁霸」號召力；而其責任與功能不僅限於物質面，更須涵蓋精神面與文化面，亦即理念與價值之號召。基此，以下回顧川普主政後主要外交安全作為，檢視其治理下的美國霸權角色轉變，是否符合美國最大利益，並與歐巴馬政府時期比較，分析

美國影響力之消長與影響。

一、川普主政後主要外交安全作為

川普2017年1月就任以來，力推各項內外改革以求落實施政理念，外交安全上主要強調盟邦責任分擔，經貿上則要求公平開放，其共同核心則是「美國利益」與「美國優先」，不再讓各國占美國便宜，或搭美國便車。具體舉措包括：戰略上，公布首份《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與《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報告，臚列美國國家利益的「四大支柱」，包括保衛國土、美國人民和美國生活方式；促進美國繁榮；以實力維護和平；增進美國的影響等。另指陳中、俄為美國主要戰略競爭者，點名中共有意在短期內成為印太霸權，長期而言，則欲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⁴⁹

47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Global Trend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Washington DC, 2012), P. II. <<https://globaltrends2030.files.wordpress.com/2012/11/global-trends-2030-november2012.pdf>> (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7日)

48 陳欣之，〈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權威起伏〉，《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1期，2010年3月，頁60。

外交安全上，分別出訪中東、歐洲及亞太地區，重申北約及日、韓等盟邦的共同防衛責任，聯合各國加強對北韓施壓，不承認伊朗核協議，要求巴基斯坦對反恐做出更多貢獻，對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國家推銷軍售，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以及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意圖聯合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共同促進印太地區的和平、發展與繁榮，牽制中共「一帶一路」倡議。

經貿上，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要求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美韓自由貿易協定」(US - 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KORUS)等雙、多邊貿易協定，對中共等主要貿易逆差國發起301等反傾銷調查，透過貿易保護手段捍衛美國市場與就業。謹就戰略、外交安全、經貿等三個面向，歸納川普主要外交安全政策作為，如表2所示。

表2 川普主要外交安全政策作為

政策作為	內 涵	要 點
戰略方面	1. 公布「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強調「美國優先」，臚列美國國家利益的「四大支柱」，包括保衛國土、美國人民和美國生活方式；促進美國繁榮；以實力維護和平；增進美國的影響等，並說明印太、歐洲、中東、南亞及中亞、西半球、非洲等區域戰略。 2. 公布「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分析當前全球戰略環境，指出中、俄等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是美國繁榮與安全最大挑戰，尤其點名中共利用軍事現代化及掠奪性經濟力，使印太地區秩序朝對其有利方向發展，有意在短期內尋求稱霸印太地區，未來則將取代美國的全球主導力。	
外交安全方面	1. 川普執政首年兩度外訪，分別前往中東、歐洲及亞太地區，訪問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梵蒂岡、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越南、菲律賓，並出席比利時北約峰會、義大利G7峰會、越南APEC峰會及菲律賓東協系列峰會。 2. 重申北約及日、韓等盟邦的共同防衛責任；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vis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region)，聯合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尤其強調印度的地區大國角色，牽制中共「一帶一路」倡議。 3. 向沙烏地阿拉伯等國推銷美國軍備；不承認伊朗核協議，公開支持伊朗反政府示威；要求巴基斯坦對反恐做出更多貢獻；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規劃將美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 4. 聯合各國加強對北韓施壓，但亦稱願與北韓對話；加強剿滅「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在伊拉克據點。	
經貿方面	1. 強調自由開放與公平互惠原則，各國不能再占美國便宜。 2. 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要求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美韓自由貿易協定」(US-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KORUS)等雙、多邊貿易協定。 3. 對中共等主要貿易逆差國發起301等反傾銷、反補貼調查，透過貿易保護手段捍衛美國市場與就業，平衡貿易逆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綜整。

49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6日)；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2017,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檢索日期：2018年1月25日)

二、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檢視與比較

川普施政一大特色，除強勢自負、不依循既有規範外，另就是「逢歐巴馬必反」(Anything But Obama)，凸顯兩人分別傾向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理念差異。依據前述霸權應有實力、責任與功能之歸納要點，檢視川普主政下美國霸權影響力之消長，與歐巴馬政府略做對照比較，如表3所示。

由表3之歸納比較可知，川普治理下的美國軍事、經濟等硬實力或暫仍無他國可敵，但川普自利言行與打破既有秩序規範等作為，已大幅提高美國政策的不可預測性(unpredictability)，以及全球及地區挑戰的風險性(riskiness)，加深各國對美國領導作用的

疑慮與不確定感。

三、對川普治下美國霸權角色之綜合評述

當前美國仍扮演全球主導強權角色，但客觀上整體國力優勢逐漸下滑。川普總統開始主政後，主觀上亦逐漸從霸權應有的責任退卻，一切以美國利益為依歸，打亂TPP、NAFTA等國際多邊經貿機制，以及有關氣候變遷、人道援助等全球公益責任，美國扮演全球領導角色的不確定性大增，亦引發霸權穩定之質疑。易言之，川普在當今全球棘手的安全、經貿、環境三大議題上，把華府改造成一個「擴權卸責」的領導(leadership through more strength with less responsibility)，美國做為體系領導者，開始

表3 川普主政下美國霸權角色檢視及與歐巴馬政府比較

面 向	檢 視 內 涵	評 估 與 比 較	
		川 普	歐 巴 馬
實 力 面	1. 足夠的軍事與經濟力量。 2. 維繫制度運作。 3. 發揮經濟、政治、外交、文化影響力。	1. 美國軍力及GDP仍居全球首位。 2. 退出多項既有雙、多邊協定，批評國際建制與組織。 3. 以破舊立新及強勢方式發揮國際影響力，引發諸多質疑批評。	1. 美國軍力及GDP仍居全球首位。 2. 強調溝通協調，基本尊重國際體制運作。 3. 軟、硬實力並舉，較重視外交與文化溝通合作及說服。
責 任 面	1. 領導、正當性、權威與應允。 2. 信守自由主義價值。 3. 確保開放貿易體系與貨幣穩定，執行自由經濟規則。 4. 鼓勵他國分擔體系維護的代價。	1. 強調權威性大於重視正當性。 2. 實行「有原則的現實主義」。 3. 強調公平甚於自由的貿易體系與規則。 4. 強勢要求他國分擔責任。	1. 透過「巧實力」減少干預，控制霸權成本。 2. 信守自由主義。 3. 持續推動區域經貿整合。 4. 強調協調合作。
功 能 面	1. 提供領導，引領群體的集體方向。 2. 投入制度資源，樹立模式或典範。 3. 建立國際制度與規範，提供公共財，促進全球發展穩定。 4. 發揮議題設定、動員、決策、管理、創新等功能。	1. 強調美國優先與美國利益。 2. 退出自認不符合美國利益之制度安排。 3. 拒絕讓他國搭美國便車。 4. 與他國強勢交涉，要求重視美國訴求。	1. 重視領導的道德與理念價值。 2. 基本遵循國際規則運作，用溫和方法試圖化解地區衝突。 3. 主導推動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等區域經貿整合。 4. 重視無核化、氣候變遷等全球議題。

作者製表。

對所提供的公共財稱斤論兩，盟友也不能再搭廉價便車。美國將是一個更自我中心、更強調本身利益的全球領袖，與傳統美式自由主義強調的「仁霸」(benign hegemon)完全不同。⁵⁰

某種程度上，川普正逐漸拆解美國在二戰後建立的全球架構，他認為「美國治世」是利他的冒險，因為美國的慷慨，才得以在忘恩負義的世界中，造就國際秩序。但現實是，這些規則和機構讓美國得以將其國家利益嵌入在國際體系中，美國的繁榮與安全與其全球力量優勢密不可分。這也是中共和其他崛起中國家，要求更大國際體系管理權的原因。若美國從國際體系中退卻，不僅將大幅削減美國影響力，對全世界而言亦非好事。⁵¹但不可諱言地，川普勝選標誌著許多美國人民認為美國身為全球領導者的繁重責任，既危險又價昂，不再符合美國利益，⁵²這也反映在川普政策思維與實際作為。亦有論者認為，川普雖重視「雙邊主義」(bilateralism)與成本利益(cost-benefit)算計，但美國在二戰後「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主導地位仍利大於弊，只是川普當選衝擊該秩序的基礎，未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將續受其震盪。⁵³

此外，中共實力崛起，並逐漸從周邊及區域填補美國遺留權力空缺之勢，增添美國權力旁落之焦慮感，衝擊川普「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之願景，連帶牽動兩國關係互動與權力競合，以及區域安全與全球政經情勢發展，亦引發國關學界有關「修昔底德陷阱」之討論。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10月中旬召開的19大後，能否帶領中共實現「中國夢」，甚至成為抗衡美國、主導全球之霸權，仍待後續觀察。但中共逐漸擺脫美國對國際政經秩序之話語權，已是不爭的事實。即便如川普敬重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以及前國務卿舒茲(George Schulz)、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等共和黨前官員，在出席2018年1月25日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美國國安戰略與國際挑戰」聽證會時，亦不諱言對美國領導地位面臨挑戰之憂心，他認為現在的美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上選擇自我撤退，不再承擔重責大任及領導國際體系。⁵⁴

亦有學者認為，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共，近年卻由習近平領頭提出「中國方案」，高舉「創新、活力、聯動、包容、可持續」旗幟，竭力反對保護主義。美中政權體質不同，但全球治理主張竟然像是易位

50 張登及，〈川普政策風格對兩岸關係影響評估與展望〉，《國政評論》，2017年5月18日，《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1/16956>〉（檢索日期：2017年12月30日）

51 Philip Stephens, "Donald Trump Would Tear Up the Pax Americana," *Financial Times*, May 5th,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f195226c-11ff-11e6-839f-2922947098f0>〉（檢索日期：2018年2月7日）

52 Ron Huisken, "Donald Trump May Have Already Changed the World" *East Asia Forum*, November 15th, 2016.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6/11/15/does-trump-signal-the-end-of-american-unipolarity/>〉（檢索日期：2018年2月8日）

53 Doug Stokes, "Trump,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p. 133-135.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images/ia/INTA94_1_8_238_Stokes.pdf〉（檢索日期：2018年2月8日）

54 鄭崇生，〈美領導地位面臨挑戰，季辛吉等大老憂心〉，《中央社》，2018年1月26日，〈<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801260005-1.aspx>〉（檢索日期：2017年1月26日）

互換一實力最強的霸主，要修正現狀制度了，成了「修正主義」(revisionist)；實力次強的最大發展中國家，卻要維持霸主以前的規則，然後漸進改良，成了利益攸關的負責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直言這是戰後國際秩序最詭異的一刻。⁵⁵ 有趣的是，川普政府在其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直指中、俄是「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s)，企圖透過科技、宣傳與強制力，創建一個與美國利益與價值觀相對立的世界；面對全球化後的世界，美國霸權地位搖搖欲墜，2009年的金融海嘯以及2011年「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運動，讓人一窺美式生活方式以及西方價值的脆弱性。⁵⁶ 美國學者奈伊則稱，川普政府背離美國傳統國際領導角色，未來更應擔心的是當美國拋棄國際公共財主要提供者角色，中共是否有能力與意願填補這個真空。否則世界經濟將再次出現公共財供給嚴重短缺危機，陷入「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⁵⁷

整體而言，從冷戰以來一直延續到冷戰後，美國很長時間自願承擔民主世界的各項責任和義務，扮演建設性的全球角色。霸權常常被等同於一種結構性的支配力量，成為霸權本身就是最終意義，但這種認知方式正受到川普總統修正。美國傳統外交上支持盟

邦、自由貿易、民主與人權等政策基礎，遭到川普總統的質疑甚至是拒絕。⁵⁸ 對川普而言，成為霸權的價值在於能夠透過要求、強迫、威脅、恐嚇他國帶來巨大的收益回報。換言之，霸權的工具性意義大於其本身的內在價值。職是之故，川普為了促進霸權收益，反覆指責中共和墨西哥不平等的雙邊貿易，視TPP和NAFTA協議為對美國的利益剝削，敦促聯合國支持美國制裁北韓、決定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等作為，歐洲國家亦須增強對北約的防衛貢獻。霸權的責任支出、公共財的必要性、權力義務之間的均衡，都在川普主政下的美國被仔細重新估算，霸權收益成為評判政策是非曲直的最終標準。⁵⁹

重視霸權收益或自願放棄權力與責任，並不同於重回孤立主義。從川普增加國防軍費支出、對待北約的政策轉向，以及在敘利亞、北韓問題的單邊作為，反映本質上並不反對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其孤立與保護傾向主要聚焦在經濟領域，目的是「再平衡」美國在各項經貿制度中的位置與權利義務，確保美國獲得更大實質利益。惟此種偏重霸權收益的思維，已造成川普政府外交政策的短視；主要著眼經濟利益的作為，更限制其妥善結合經濟、政治、安全等多重利益

55 張登及，〈川普政策風格對兩岸關係影響評估與展望〉，《國政評論》，2017年5月18日，〈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1/16956>>（檢索日期：2017年12月30日）

56 蘇世岳，〈蘇世岳觀點：「中國方案」的銳實力與「修正主義強權」〉，《風傳媒》，2017年12月27日，<<http://www.storm.mg/article/376811>>（檢索日期：2017年12月30日）

57 Joseph S. Nye Jr.,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7th, 2017.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檢索日期：2017年12月30日）

58 Richard Haas, "America and the Great Abdication," *The Atlantic*, December 28th,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12/america-abidcation-trump-foreign-policy/549296/>>（檢索日期：2018年1月3日）

59 王一鳴，〈川普的偽孤立主義：從霸權主義到霸權收益〉，《澎湃新聞網》，2017年6月2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2918>（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9日）

的戰略綜合考量能力，短期而言或可迫使其他國家不情願的短期讓利。但長遠來看，終究不利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與影響力。⁶⁰

肆、結 論

綜合有關「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對霸權角色雖有不同的意義與期待，達到目的之手段亦有不同。但共同認知在於身為霸權或主導強權，必須相對於其他國家，在國際層級體系中承擔較多責任、善盡更多義務、促進繁榮穩定，以及規劃共同願景。如此其他次級強權或較弱小國家才能有所依循、共同協作、各盡己力、各擅其責，維持國際體系的平和、穩定運作。可惜的是，截至目前為止，似乎看不出來川普主政下的美國，有此認知與作為。

質言之，目前美國維持霸權的能力並未明顯降低，經濟上已擺脫2008年金融海嘯的陰霾，回復正常成長速度。2017年第3季GDP成長更高於3%，失業率穩定維持在5%以下，股市各項重要指數亦屢創新高。軍事上，則實現增加軍費支出承諾，並持續各項海外軍事部署作為，美國軍力仍穩居世界第一。從川普政府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內容觀察，美國仍無意放棄全球霸主地位，但其拒絕讓他國搭便車、強調短線利益的作法，若未做出適當調整，將無可避免傷害美國全球

領袖形象，使美國漸失領導力與影響力。

霸權本就強調自利，但不願提供公共財的美國，儘管綜合國力暫無人能敵，充其量只是全球大國之一，缺乏霸權應有的領袖風範，在自利之外更凸顯其「美國優先」、「讓美國再度偉大」的自負與狹隘。長此以往，美國全球領導正當性(legitimacy)與可信度(credibility)將漸失，各國將最終揚棄此種只在乎權利而怠忽責任的自負霸權。美國退出TPP後，其餘11國在川普2017年11月首次「亞洲行」期間，大力鼓吹「自由開放的亞太願景」之際，宣布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TP)續推區域經貿整合，並於2018年1月22日於東京集會，達成3月8日於智利簽署的共識，即為顯例。川普則於1月22日出席「世界經濟論壇」(WEF)時指出，若美國能與其他成員國協商出更好的協議，則美國將再加入TPP，再度展現權變特質。⁶¹綜合言之，美國川普總統主政迄今，美國全球領導力正面臨表面擴張、實質收縮考驗，雖然目前尚難確知霸權主導的時代會否漸行漸遠，但當前全球由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確實正面臨持續調整的高度不確定性。

(收件：107年1月16日，接受：107年2月21日)

60 Richard Haas, "America and the Great Abdication," *The Atlantic*, December 28th,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12/america-abidcation-trump-foreign-policy/549296/>> (檢索日期：2018年1月3日)

61 徐子軒，〈走鐘霸權：戰略收縮的美國，將使東亞劇變〉，《聯合新聞網》，2017年11月15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818144> (檢索日期：2017年12月30日)；戴慧瑀，〈甩開川普11國達成新版TPP協議〉，《中時電子報》，2018年1月25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25000081-260309>> (檢索日期：2018年1月29日)；黃菁菁，〈如有更好條件川普透露：有意重返TPP〉，《中時電子報》，2018年1月26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webs/20180126001685-260408>> (檢索日期：2018年1月29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胡祖慶，2003。《國際關係》。臺北：雙葉。

倪世雄，2003。《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

專書譯著

吉爾平(Robert Gilpin)著，楊光宇等譯，1994。
。《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臺北：桂冠。

奈伊(Joseph S. Nye, Jr.)著，林添貴譯，2015。
。《美國世紀的終結？》(*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臺北：麥田出版。

期刊論文

王義桅、唐小松，2000。〈從霸權穩定論到單極穩定論〉，《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9期，頁14-19。

宋學文，2004/3、4。〈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2期，頁171-196。

邱奕宏，「ブレトンウッズ体制と中国の国家戦略から分析する AIIB の国際金融ガバナンスへの挑戦」，問題と研究，第45卷2号，2016年4・5・6月，中文版本，頁1-22。

胡敏遠，2006。〈美國在六方會談的角色分析：霸權穩定論觀點〉，《國防雜誌》，第21卷第1期，頁30-40。

郭建中、王國臣，2016。〈誰是搭便車者？以霸權穩定論檢證中美外援對跨國直接投資政治風險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第34卷第1期，頁81-154。

陳欣之，2006/3。〈霸權治理的省思：權力消長與權威起伏〉，《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1期，頁59-85。

楊光斌，2006。〈400年霸權還是週期性霸權——質疑霸權輪替說〉，《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第2期，頁1-6。

樊勇明，2000。〈霸權穩定論的理論與政策〉，《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9期，頁20-23。

蔡翠紅，2016。〈中美關係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話語〉，《國際問題研究》(上海)，第3期，頁13-31。

賴榮偉，2003/6。〈霸權穩定論與歐巴馬政府的亞太戰略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7卷第2期，頁87-118。

網際網路

《MBA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中止協議>>。

王一鳴，2017/6/2。〈川普的偽孤立主義：從霸權主義到霸權收益〉，《澎湃新聞網》，<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2918>。

徐子軒，2017/11/15。〈走鐘霸權：戰略收縮的美國，將使東亞劇變〉，《聯合新聞網》，<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2818144>。

黃菁菁，2018/1/26。〈如有更好條件 川普透露：有意重返TPP〉，《中時電子

報》，<<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126001685-260408>>。

張登及，〈川普政策風格對兩岸關係影響評估與展望〉，《國政評論》，2017年5月18日，《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1/16956>>。

鄭崇生，2018/1/26。〈美領導地位面臨挑戰，季辛吉等大老憂心〉，《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801260005-1.aspx>>。

戴慧瑀，2018/1/25。〈甩開川普 11國達成新版TPP協議〉，《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25000081-260309>>。

蘇世岳，2017/12/17。〈蘇世岳觀點：「中國方案」的銳實力與「修正主義強權」〉，《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376811>>。

外文部分

專書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kenberry, G. John, 2001.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9.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Boston: The MIT Press.

Kegley, Charles and Raymond, Gregory, 1994. *A Multipolar Pea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Keohane, Robert O. and Nye, Joseph S.,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cEvoy-Levy, Siobhán, 2001.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Public Diplomacy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odelske, George, 1987.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4. *The Politics of World Economy: The State, the Movement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專書論文

Cerny, Philip G., 2006. "Dilemmas of Operationalizing Hegemony," in Mark Haugaard and Howard H. Lentner ed., *Hegemony and Power: Consensus and Coercio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pp. 67-88.

Fontana, Benedetto, 2006. "The Concept of

Hegemony in Gramsci,” in Mark Haugaard and Howard H. Lentner ed., *Hegemony and Power: Consensus and Coercio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pp. 24-44.

Guzzini, Stefano, 1997. “Robert Gilpin: The Realist Quest for the Dynamics of Power,” in Iver B. Neumann and Ole Wæver e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ters in the Making*. pp. 121-144.

Rapkin, David P., 1987. “World Leadership,” in George Modelski ed., *Exploring Long Cycles*. London: Francis Pinter. pp. 129-157.

期刊論文

Beckley, Michael, 2011/12/Winter.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pp. 41-78.

Brooks, Stephen G. and Wohlforth, William C. 2015/16 /Wint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3, pp. 7-53.

Chace, James, 1997. “The Dilemmas of the City upon a Hill,”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4, No. 1, pp. 105-107.

Huntington, Samuel, 1982. “American Ideals versus American Institu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7, No. 1, pp. 1-37.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1/June.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pp. 242-254.

Krasner, Stephen, 1976/April.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pp. 317-347.

Layne, Christopher, 2012/ March. “This Time It's Real: The End of Unipolarity and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pp. 202-213.

Lepgold, Joseph and McKeown, Timothy, 1995. “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xceptional? An Empirical Analy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0, No. 3, pp. 369-384.

McKeown, Timothy, 1983/Winte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d the 19th Century Tariff Level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7, No. 1, pp. 73-91.

Monteiro, Nuno P., 2011/12/Winter. “Unrest Assured: 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pp. 9-40.

Nye, Joseph S., 2012/March.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Not Be a “Post-American”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1, pp. 215-217.

Snidal, Duncan, 1985/Autumn.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p. 579-614.

Wohlforth, William C., 1999/Summer.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pp. 5-41.

網際網路

Haas, Richard, 2017/12/28. “America and the

Great Abdication,”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12/america-abidcation-trump-foreign-policy/549296/>>.

Nye, Joseph S., 2017/1/7. “The Kindleberger Trap,” *Project Syndicate*,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12/11. “Global Trend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https://globaltrends2030.files.wordpress.com/2012/11/global-trends-2030-november2012.pdf>>.

Stokes, Doug, 2018. “Trump,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pp. 133-150.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images/ia/INTA94_1_8_238_Stokes.pdf>.

The White House, 2017/1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1.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